

·哲学研究·

# 从对象性思维的起源和发展看现代性的本质特征

段新明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本文从对象性思维的起源和发展的角度,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即它的反思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意在指出现代性在其本质特征上是一个人类社会自我发展的逐步展开的连贯的过程,它并不是一种时间断面上的属性和标识。传统现代观念只是将现代性在文艺复兴以来的一个时间段内进行分析和评价,而没有看出现代性在其本质特征上具有的连贯性。

[关键词] 对象性思维;现代性的本质特征;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B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04)06-0064-04

##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学术界关于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与日俱增。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大家基本上是在围绕着自文艺复兴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理性主义的扩张,科学技术的进步,直到当前网络社会的初步形成,现代性在其展开过程中的基本特征、特性和特质而进行阐释的。这种传统的理解是集建设性、生产性、工具性和科学理性主义于一身,主要是证实性的和在正向维度上操作的。然而,随着现代性在其发展过程中诸多问题和危机的产生,我们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已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更多的是站在一种批判的和反叙事主体的角度。这一层次的探讨主要是证伪性的和在反向维度上推进的。如果我们不能将这两个向度上的问题统一于现代性本身并找出其统一的依据,那么将会在有关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上引起矛盾,莫衷一是。比如有关现代性的评价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关系问题,现代性与人的发展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基本上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探讨的。在此,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对现代性的逻辑演进过程,特别是对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没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认识。本文以期通过对对象性思维的起源和发展的角度来揭示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反思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现代性在其本质特征上是一个连贯的过程,而不是文艺复兴以来一个时间段上的属性和标识。

## 二、关于对象性思维与现代性

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说:“希腊终归是欧洲的母亲,要找到现代观念的源头就必须看看希腊的情形。”<sup>[1](P77)</sup>虽然怀特海是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寻求现代性观念的,但探索出来的结果——对象性思维,却具有普遍性。早期古希腊那些天才哲学家用他们非凡的想像力将整个外在世界置于自己的理性视野之中。这种思维模式也适用于早期原始人类,

只不过表现的方式和内容不同而已。人类理性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指称性,即对象性思维性。在对象性思维中,人类不但认识了外部世界,而且也理解了自身。在哲学史上,这一变革也正是区分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哲学的重要标志。其实,对象性思维指称的变化,反映了人类认识水平和能力的提高,同时也折射出人类想像力在时空范围内的扩展。现代性就其在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共性而言,也就是人的参与性。这种参与不单是身体和肢体层面上的参与;更主要的是在对象性思维的过程中,批判地、反思地进行精神和思想层面上的建制;这种建制通常是在矛盾中进行的,在对象性思维指称的变化中抓住其实质性的东西。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观念只看到现代性许诺给予的一面,而没有看到现代性违背破坏的另一面,即只抓住了现代性在对象性思维过程中本质特征指称的一个方面,而没有在指称的变化中把握现代性。因此,只有在对象性思维视角统一的基础上来理解和阐释现代性,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和解决与现代性有关的问题。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必须在它的起源中孕育,孕育又必须通过一定的媒介来发生,对象性思维的起源就担此重任。

对于现代性起源问题的探讨,即有关原始人类对象性思维的获得性问题。对象性思维获得性的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原始人类由自拟性思维向对象性思维的根本性转变。自拟性思维是从动物刺激——反应式的生物机体思维到人的对象性思维,即意象性、符号性思维的过渡。动物处理的是信号,而人则将其转化为符号;动物只有感受和效应两个生理系统,而人则多出了一个符号系统。“信号和符号属于两个不同的论域:信号是‘操作者’,而符号则是‘指称者’。信号即使在被这样理解和运用时,也仍然有着某种物理的或实体性的存在;而符号则仅有功能性的价值。”<sup>[2](P41)</sup>因此对象性思维的产生则标志着人、人类社会的产生,因为人在对象性思维的过程中从

事生产劳动,建构了一切。这个过程中对象性思维不光是指向外部世界,它是一个在自我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协调统一的过程。现代性是一个人性不断展开、丰富和发展的存在;一个人类社会在其演进途中因果合一的过程;一个人在对象性思维指称变化因果基础上掌握其本质特征的历程。那么在此意义上说对象性思维的产生又是现代性本质特征产生的标志,也成为理解和定义现代性的关键。现代性在本质上意味着一种超越性,反省批判基础上的超越,人类理性思维在可能的时空范围内的超越。这种超越性浓缩于对象性思维的完整统一性之中。人类一旦获得了对象性思维的能力,他就处在了二元思维的起点上,从此开始了伟大的生产实践活动——征服自然,改变自我的过程,或者说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过程。整个过程中主客二分只是说明现代性本质特征在形式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并未否认现代性的超越性,而应是这种超越性在二分的基础上更加具有生命力——时间纵向上的过程性超越,内容横向上的细节性超越。所以现代性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并非诞生于近代,它是和原始人类对象性思维的获得同时产生,同时获得和同时发展的连贯的过程。在这个互动过程中现代性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对自身进行核定。卢梭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解,看到了现代性在其沿袭过程中人类及人类社会的诸多变化,才写出了他那惊世骇俗的《论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

### 三、对象性思维的起源问题

早期原始人类对象思维能力的获得是和他们时空观念的产生紧密相连的。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原始人对象性思维的起源和现代性的本质特征,这里先简要地对现代人的日常时空观作一介绍。“机械钟(最早出现在18世纪后半期的计时方式)的发明和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实际运用推广,对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sup>[3](P1)</sup>“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是一致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支配的。”<sup>[4](P16)</sup>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原始人的思维中,时间、空间、地点与他们的存在是统一的。对象性思维的产生使它们之间的分离成为可能和现实,现代性和人类活动的“缺场”性也因此缓慢发展;只不过到了近代,这种缓慢发展的态势突然加速,几乎以一种历史性的偶然断裂的状态出现。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在一个萌发、积累、危机和超越的过程中呈现,在一个层级递进的样态中被人类认识和把握。对象性思维如果从其现代性中演进的逻辑来看的话,它也是一种代价性思维。代价在此是一个中性意义的词,它具有两种属性,失和得。因此在传统现代观中一切有争议的话语,都可以在对象性思维的母体中化解掉。

在原始的狩猎和捕鱼活动中,猎人和渔人大都遵守某种禁忌,或者为了安抚被杀死的动物而举行某些仪式。在现代非洲的某些原始部落中,这些活动和仪式有些仍然还保留着。

此种保留体现出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对传统现代性观念的否定和超越。如果这种超越被认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现代性的超越将会寂灭在它的行程中,因为它已不能在反差和指称的变化中找寻自身前进的动力和把握对象性思维的超越。“由于神秘力量永远被感到无处不在,所以我们越觉得偶然的事件,在原始人看来则越重要。这里不需要对事件的解释;事件自己解释自己,它是启示。”<sup>[5](P359)</sup>“在神话思想中,空间和时间从未被看作是纯粹的或空洞的形式,而是被看作统治万物的巨大神秘力量;它们不仅控制和规定了我们凡人的生活,而且还控制和规定了诸神的生活。”<sup>[6](P54)</sup>在原始人的思维习惯中,对象性思维(或者说事件)是被内化为一种主观的存在状态;事件主体不仅没有丧失对象性思维的感受性,更重要的是在对象性思维的感受中抓住了人的生存的根本前提和现代性的本质特征。这种思维习惯体现了现代性的原生性以及它的二重性的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的统一。早期原始人类的生活状况和水平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将自己从周围的环境中分离出来,作为“他者”来解释自然。这时的人类处于一种“自在”与“自为”的交织状态下,他们的心智在不断拓展和深入的劳动活动中得到一种锻炼,智慧的曙光也在等待和觊觎着他们。

“人类是双重过失——遗忘和盗窃——的产物。”<sup>[7](P221)</sup>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否定了人类的对象性思维,普罗米修斯盗窃来的火又将对象性思维馈赠给人类,同时也赠予了人类行动的自由。“摩擦生火在其解放世界人类的作用上,甚至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离出来。”<sup>[8](P122)</sup>“火是人类最早和最惊人的化学发现。”<sup>[9](P24)</sup>对火的认识和利用,不仅使原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系统得到很大发展,更重要的是,人类逐渐在火光中获得了一种“逻各斯”精神。这种精神可以说是对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最完美的表达:理性不但肯定自我,而且肯定对方,它在彼此的统一中寻求超越。“时间的起源问题不应与其心理起源问题——经验主义和天赋论之间的矛盾问题——相混淆。对于这后一个问题,我们正在追问感觉的原初质料,人类个体甚至整个人类的客观的时间和空间直觉就是从这种原初质料中产生的。”<sup>[10](P11)</sup>属于这种原初质料的,除了火之外,另两个就是有意识地制作劳动工具和驯养活动。“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箭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sup>[11](P22)</sup>在这些过程中,人类获得了一种主观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的亲在性,第一次见证了没有自己参与的大自然的全貌,对象性思维能力的轮廓也慢慢变得清晰。

原始人在利用火——有意识地制作劳动工具——驯养动物的整个过程中,为自己确立了时空法则和现代性思维的标准,死亡意识——“认识死亡和害怕死亡是人类脱离动物时最先获得的品质之一。”<sup>[12](P138)</sup>死亡意识可以说是现代性本质

特征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它自始至终让人类理性处在二元思维的对立当中:人类在试图注解问题的同时,往往也被问题注解着。他既参与事件的形成,又解释事件的结果。现代性本质特征的因果特性在死亡意识中被彻底澄清;在向死而生的路上,现代性寻求着超越。这种超越在原始社会是在对象性思维指称的混沌统一中被把握和表达;而在古代农业社会,对象性思维指称的清晰明确则在神圣诗意的超越中被认识和了解。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就这样在对象性思维指称的变化中被表露和确认,保持它的连贯性。

#### 四、对象性思维在古代农业社会的发展

虽然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进入农业社会的时间先后不一,但就人类农业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特质却有其共同之处——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中心的生存状况。就对象性思维和人的存在性的关系而言,原始人类的认识是同一性的,农业社会的人类认识是同构性的,而它们又都以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为其共同的基础。这一点在他们的宗教系统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在原始社会中,神灵被当成一种绝对自明和权威性的事物来用以解释生活,它未表现出任何人神之间的分离;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人和宗教已经成为彼此存在的一种预设性的条件性的事物,不能相互独立。对象性思维形式的演进意味着现代性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对象性思维内容的变迁又昭示着现代性存在的丰富性。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在原始社会的表达是自发的,在古代农业社会则是自觉的。现代性的超越性在以人神关系为载体的对象性思维的变化中被言说。

中国古代社会可以说是农业社会的典型代表,并且在其长达数千年的沧桑岁月中,形成了自己以农医天算为核心内容的独特的科学技术思想。无论是气、道、阴阳、五行、八卦,还是中医理论中的望、闻、问、切等,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天道观、地道观和人道观,体现着富有诗情画意的“日出而做,日落而歇”的时空观。这种时空观中所蕴涵的对象性思维方式说明人类由原来被动的适应和参与自然演变为主动的融入自然。对象性思维在此通过人类自身行为的选择,表现出不同的解释学理念:前者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sup>[13](P122)</sup>;后者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古代农业社会现代性的本质特征由原始社会行动上的独白转变为思想上的独白,行动转化为思想,思想超越了行动。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就这样在批判、超越和继承中被自觉地实施。

中国古代社会的对象性思维是一种元文化性质的,而古希腊的对象性思维是一种元理性(元科学)性质的。前者表现出巨大的包容性,侧重于内在时空观的建构;后者表现出强大的批判性,着眼于外在时空观的理解。“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应该说与此不无关系。如果我们将中世纪的黑暗理解为古希腊的对象性思维为弥补其天然的缺陷而准备的条件的話,则东方的包容性赋予古希腊的元理性以更大的生命力,文艺复

兴和近代科学才变成可能。如果我们将近现代,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所要走的路理解为与上述路径相似的话,等待我们的也许是“李约瑟难题”的反命题。中西方古代农业社会在对象性思维上的差别,预示着现代性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是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这种统一难以在现代性的本质超越中发生断裂,它是一种静态平衡式的超越。现代性在西方古代农业社会的超越则体现在行动和思想上的分裂(不是非常明显,只是隐含性的);这是一种动态失衡的超越,并且这种超越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两种现代性不同的超越方式植根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中。中国文化中的现代性是在对话中进行的,因此它看重的是生活,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是在辩论中进行的,因此它富于想象。

宗教在古代农业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绝对支配性的角色。中国古代是儒释道三家,西方在中世纪是基督教一统天下,当然其他古代农业文明社会与宗教都有不解之缘。那么这里有必要就对象性思维与宗教的关系进行说明。原始社会中人类是在宗教中建构一种主观的对象性思维,此时的对象性思维只具有解释功能,不具有生产特性,并且它为人类客观的对象性思维的产生准备了条件。随着农业社会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客观的对象性思维也相应的产生。宗教被重新解构和建构——基督教在中世纪被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托勒米体系重新论证,董仲舒也利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新知识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新的论证和阐释。宗教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宗教的被遗忘和被超越并不是现代性反思和超越的结果,它恰恰是现代性自身需要反思和超越的标记。宗教是现代性在对象性思维中的过去,同时也是对象性思维在现代性中的未来。宗教既是对象性思维和现代性的逻辑交叉点,又是“阿基米德点”。

总之,原始社会是生活神灵化,而农业社会则出现了宗教生活化,它们又都统一于对象性思维指称的变化当中。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宗教、对象性思维和具有现代性的世俗生活彼此交织互动,推动着现代性在人类社会的发展。

#### 五、对象性思维在工业时代的断裂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象性思维就其指称而言,往往是双向的。在原始社会和古代农业社会它的指称未曾出现大的断裂,并以其各自的方式保持着双向的均衡,那么在工业社会指称为什么会发生断裂呢?康德曾说知性不可避免地要在事物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作出鲜明的区分,并将其作为人类理智结构最本质的特征。对象性思维从一开始就孕育了这种特征。“人类理智是一种‘推论的知性’,它依赖于两种异质的要素:我们不能离开映象而思维,也不能离开概念去直观。‘概念无直观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在康德看来,正是在知识的根本条件方面的二元论,构成了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区别之根源。”<sup>[14](P71-72)</sup>人类理智的二元性,决定了对象性思维不可能始终保持其统一性,也必将导致其在实践过

程中发生断裂。我们也可以将现代性的整个过程作另一番描绘: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和他人引导的时代。在这之中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在自发、自觉、自主和自动的链条上被确证;它的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内容也逐渐变得丰富。在神的时代人类借助于想象来征服自然;在英雄的时代人类凭借武力来表达感情;在人的时代人类只崇拜自身,神的崇高和英雄的伟大都降格为世俗人性的一种表达;他人引导的时代是语言在建构和解释一切,人在怀旧中又梦想回归神和英雄的时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性在前工业社会基本上是统一的,神性和人性的统一;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后,“人为自然界立法”,现代性开始了一个断裂的时代。这种断裂并非具有终结意义,它是人类理性思维在其实现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同时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在这种断裂中才成为可能。

促使对象性思维在工业时代发生断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结构功能的变化。前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由于其规模较小和构成要件较少,因此它的功能倾向于单个文本的自我叙述,这里命题的陈述不具有结果性质,只有过程意义,结果和过程具有同一性。而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功能完全将此颠倒过来,巨大复杂文本的出现,命题结果的加强,过程的消解,注定了“抉择似乎很清楚了:社会内在的同质性或二重性,知识的功能主义或批判主义。”<sup>[15](P26)</sup>因此,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变化的只是其结构形式,它的结构功能的本质特征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它的内容成为衔接二者的纽带。“依赖有机成分的个性结构有着最严格的时空界限。”<sup>[16](P84)</sup>“对于社会化的个体而言,内在本质和外在本质构成了他们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外部界限,而个人与文化以及社会之间则是通过语法关系保持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的。”<sup>[17](P86)</sup>在整个工业时代,人类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在自我现实层面的联系强于以前任何时代,但其在可能层面上的联系却弱于以前任何时代。对象性思维理应是更为丰富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的联系方式,理应具有原始宗教最为充沛的感情色彩和想象空间;但在工业时代,对象性思维在双向上的完美却被单向的贫乏和枯燥所取代。“因此,只有一条能揭示人类本性的途径,那就是宗教的途径。宗教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有双重特性的人——堕落前的人和堕落后的人。”<sup>[18](P16)</sup>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不仅体现在前工业社会的统一平衡中,更主要地体现在它在失衡的状况下重建和超越这种失衡的可能。在此我们不企图以宗教的方式来理解现代性,但在现代性中,我们不能没有宗教的感情,不能没有他者的维度。现代性如果是一种逻辑上客观存在的东西,那么对象性思维则是对它进行历史主观上的把握和超越;如果对象性思维是一种形式上客观的东西,那么现代性则是对它进行的最节约的表达和超越。不管我们在理论上做何种预设,现代性在对象性思维中都蕴涵着一种反思、批判和超越,这是一个因果交叉的过程。

## 六、结论

在本文中,对象性思维和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在起源和获得性上具有逻辑等值性。对问题作这样的理解和分析,是想对现代性在进行反思的过程中,重写现代性。“从这同样的观点来看,人们注意到,历史分期属于一种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困扰。历史分期是一种方法,它将事件置于历时性中;历时性是受变革性原则支配的。现代性在同样的原则下含有对超越的承诺,它同样被责令标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下一个时代的开端,并为它们定一个日期,因为要开创一个称上全新的时代,就应让时钟以新的时间从零开始运转。”<sup>[19](P26-27)</sup>现代性不是一个时间范畴,它是对人类整个自身发展过程的一种标识,这种标识从一开始就具有反思性。在原始社会,现代性在人和自然的本性中延伸和扩展,它没有任何关于自己的记忆。在古代农业社会(古典主义时代),现代性被框定在一种对传统的反思活动中,这种反思具有确定性,过去、现在和未来被关照在传统中。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sup>[20](P34)</sup>但贯穿于现代性中不变的是它的反思性和超越性。当现代性在新的语境中解释自己时,这种反思性、超越性的传统比问题本身的争论更重要。荣格在论述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时写到,“我们的无意识心灵,象我们的身体一样,是一间堆放过去的遗迹和记忆的仓库。”<sup>[21](P41)</sup>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我们在企图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和矛盾中,不能遗漏历史,更不应忘却现代性和它的本质特征的连贯性。

## 参考文献

- [1] [英] A. N. 怀特海. 科学与近代世界[M]. 何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 [2] [6] [14] [18] (德)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3] [4] [20]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 [5] [法] 列维·布留尔. 原始思维[M]. 丁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 [7]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M]. 裴程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 [8] 恩格斯. 反杜林论[M]. 吴黎平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 [9] [英] W. C. 丹皮尔. 科学技术史[M]. 李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5.
- [10] [德] 埃德蒙特·胡塞尔. 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M]. 杨富斌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 [11] [法]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高煜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12]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 [13] 阎月君等编. 朦胧诗选[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5.
- [15] [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 车槿山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7.
- [16] [17] [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思想[M]. 曹卫东, 付德根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 [19] [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非人——时间漫谈[M]. 罗国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 [21] [瑞士] 荣格.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M]. 成穷, 王作虹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1.

(责任编辑:房先平)